

十七史商榷 六



十七史商榷

六

王鳴盛
撰

中華書局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於定軍與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弘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樟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樟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開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

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尙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邱甲。蘇秦以濟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置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尙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倉州山人續纂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畱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敗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尙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舛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尙書禹貢荊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尙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於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荊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攷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傅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瑄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尙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尙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尙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郤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道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郭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刀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郭修。本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玩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

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佞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興與林心爲韻。興與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閒雜二韻於其間，而身則仍與濱真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卽位終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畯，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嚴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廢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麋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麋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暨廟遠在長沙而郊禮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補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尙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尙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尙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尙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尙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嬖人張布

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刻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亡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於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鈔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旂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以柔兆涪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尙書令忠。尙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攷旂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於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涪灘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也。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咸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子喬即謂養子喬陳壽旣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卽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胤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胤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權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答書則數胤之罪但有酌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胤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酌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酌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蓋

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尙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乘取吳會卿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荊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荊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尙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還於京口而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敘次甚分明

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荊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并圖蜀，著著爭先，真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荊州借劉，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爲一短，但荊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妃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傳玄傳云：玄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玄卒於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恆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